说起个豆芽想起个她

●杨晓兰

自己生了一把豆的黑豆芽，没几天功夫，蓬蓬勃勃长成了一小盆，不禁乐而开怀。

剔除豆皮，我把水淋淋嫩生生的豆芽菜发到朋友圈儿，亲朋好友互动热烈，再乐开怀！

豆芽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生豆芽几乎没什么技术含量，只要有豆有水就行。不过豆一定是那种老品种的豆子。啥是老品种的豆子？这么说吧，就是老庄户人一年一年自留下来的豆子，与新品种相比，这种老品种的豆子产量低，现在几乎被淘汰殆尽了。能够少量幸存下来，还得感谢那些偏远地区反应迟钝习惯留种子的老庄稼人。

说豆和豆芽短不了还得说我妈。我妈就是我说的那种转不过轴来的传统庄户人。种地不许打药，怕把地毒死；不用机器收割，怕机损，不能颗粒归仓；机器种下有缺苗断垅必定锹挖锄刨补种一埯一埯的豆——这其中就有那种腰子样的小黑豆。这个品种的豆子在我妈手里生生不息，每年都会作为家庭外交的回礼赠送给几位给她买二十四个月保质期八宝粥的城里亲戚。不怕贼偷就怕亲戚朋友惦记，她有生豆芽豆子的名声一旦敞扬出去，等于覆水难收。后果很严重。但我妈有原则，眼见那豆子就剩一升半升了，她扎紧口袋，郑重宣告：没了，谁张口也不给了，饿死老娘，不吃种裳。

我是个例外，是我妈优先考虑的实在亲人。每次回家，从一进门就开始给你张罗走时拿的东西，豆芽豆就是其中之一，临了还不忘念诵那句经典台词：你有耐心，好拣个豆芽。

拣豆芽就是把豆芽皮一点一点捏出去，我都奇怪我居然有这爱好！大概就像现在孩子们玩那种捏捏乐，据说很解压，关键我小的时候哪来的那么多“压”？当然，上升到儿童心理学，或许也有。难道那个时候头戴小黑帽的豆芽就是我的“娜塔莎”？

其实，还是因为我妈。她利用我爱听好话的“戴高乐”性格（一戴高帽就乐），一而再再而三，变本加厉步步升级地套路我，让我独揽拣豆芽这项磨人心性的大工程。

我妈她老人家，做啥也是大刀阔斧，过年生豆芽尤其排场，先用盆泡豆，泡胀了，豆芽在豆皮里初现端倪时，再倒到醋淋子里。醋淋子就是淋醋用的，形似小瓮，接近底部的瓮壁上开一个核桃大的圆孔，淋醋时塞一束黍子秸，堵住的是醋糟，顺着秸杆流下来的是醋。生豆芽用醋淋子一来通风透气，二来便于保持豆芽生长在一个相对适宜的水环境中——自上而渗下来，对每一棵生长中的豆芽来说是雨露均沾公平公道，多余的那部分引流出去，底下的豆芽也不被泡坏。安置好即将出芽的豆子，还要蒙一块干净的湿布子苫盖住，布子上再压一块石头，这样生出来的豆芽才粗壮。要是不压这块石头，豆芽疯长，放了大焰，长是长，但芽子细晃晃不骨立、不脆嫩，简直一团乱麻。接下来，一连几天，装着豆芽的醋淋子雄踞大炕最热的一角，像孵鸡娃一样地长芽子。其间，每天都要重复一个动作，那就是用水浇淋，反复浇淋。我想看看豆芽，我妈不让，说怕“闪芽”，我不敢多问，也不敢打开。我想，闪芽和闪灯差不多，我们这里刚通电的时候，我就不断地拉那个叫拉盒的开关，明明灭灭，终于把那个十五瓦的灯泡给闪坏了。眼见的那块压豆芽的石头一天天地离醋淋口近了，稍不留意就和醋淋边沿平齐了，再过一半天居然超出瓮沿完全跳脱出来了——这时候豆芽也该出窝了。

老妈搬开石头，揭掉那块盖头一样的布子，“啊呀呀。你看看那营生！”虽然我妈生豆芽从未失手，但每次“揭盖头”都会以十分饱满的感情来这么一句，给自己一个大赞。然后，她爹开五指，在密生生一律头朝上的豆芽窝里下手抓那么一把，翻转手把白生生的芽亮出来。谁看见这水蓬蓬嫩生生的豆芽都得由衷呼应我妈，也来一个声情并茂的“啊呀呀”。

此后，再不怕闪芽了，醋淋子从炕上被搬到地下的某个犄角旮旯，但石头还得压上，吃下去再顶上来，一茬一茬拉拉续续，这个豆芽瓮就是一个微缩菜篮子，随吃随取。正月的饭桌上，出勤率最高的一定是那盘山药蛋青红萝卜丝温粉拌豆芽，花红柳绿五颜六色是名副其实的漂亮菜。

我妈好生豆芽，生出来的豆芽也好，但她不好拣豆芽。于是她就拿一些小恩小惠贿赂我们姐弟三个，多数时候是一把水果糖或者几块饼干。得了好处，起初弟兄三个头顶头很认真地让豆皮豆芽分家。不等水果糖的甜味散尽，不等嘴角的饼干渣子掉落，我弟我妹就溜号。而我，是他们中最大的那个，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顾不得手指被水浸得皱了皮，埋头给一堆豆芽指抹（脱）帽子。再说了，都跑了，一定会惹毛我妈，为了他们俩，我也只好忍辱负重人质一样把自己拴在豆芽缸前。虽然，我妈经管子女和她生豆芽一个手法，很少夸你，总是压制着防止上晃，唯有拣豆芽这个耐心，她对我自始至终是认可的。

有一年，我妈来我家小住，我忙于赶一个任务稿，根本顾不上和她说话，一口气敲打完才起身展腰。我妈说我打字嘣嘣嘣，就像小鸡儿啄米……你慢些“嘣嘣”不能啊？你小时候就这性格，一瓮豆芽非一口气拣完。

哎，好我的老妈呀，事出无奈，赤脚板跑到五寨。我说：弄不完永远是我的，铁定的营生没跑！人做某事的动力不一定因为喜欢，而是把它当成敌人，要尽快消灭，要速战速决！我又说：我这性格完全是您拿拣豆芽培养出来的，要不现在连饭碗边都摸不着。我妈一时词穷，只撇撇嘴，满脸半懂不懂的尴尬。

现在，与很多的“敌人”都和解了，心无旁骛地沉浸于看起来似乎俗不可耐的琐碎中。当别人抱怨的事多的时候，我心说，幸亏如此，否则要我们干什么？当事情复杂难以下手的时候，我说，事情总得有人做，硬着头皮闯吧。有人说总是吃亏的人就有吃不完的亏，但我感觉凡事有利有弊，吃亏是福的另一层意思是吃亏的频次吃亏的程度一旦降低就是福报显化。不仅如此，如果在一些事情上得到了扎扎实实的锻炼，那就没有什么可以让你慌张。

如果说我做某些事情还有这一点耐心，能够心无旁骛稳稳坐住，还得感谢老品种豆子给我的启发！感谢老妈绑架式拣豆芽的培训！感谢那些来自各方各面的磨炼！

陪我成长的钢笔

●冯向东

我上中学的时代，没有现在不用灌墨水的一次性原子笔，用的是需要天天灌墨水的钢笔。当时最时髦的钢笔是上海钢笔厂生产的“大金星”。听说是笔尖上镀了金，特别耐磨耐用。我们学生们当然是买不起的，经常见进出县委、政府机关穿着中山服的干部们，上衣口袋里插着一支明晃晃的大金星。在当时，那既是一种显示身份的标志，又是机关干部的标配。

我母亲当时在县里、乡里头兼任职务，又是省级劳动模范，经常参加省、区、县各种表彰会议。会议上表彰的物品，不是书本就是钢笔。母亲每次开会后获奖的钢笔都先送给我使用，直到我写的用旧了，笔画变粗了，再还给母亲。母亲只好使用我用过的旧钢笔。

后来我参加工作，一直在机关从事文秘工作，天天伏案为领导作嫁衣，再加上我在业余时间喜欢记笔记、写短文，自然衣袋里也离不开钢笔。中山装上衣口袋里也经常插着一支钢笔，也成了我的标配。有时候开会做记录，怕一支钢笔里的墨水不够用，还要带两支灌满水的钢笔来备用。

记得有一年，母亲参加了省党代会，带回一支金星钢笔送给我，我视为珍品，天天带在身上，一直使用了好多年。那支灌蓝墨水的钢笔，每灌满一管墨水，大约可以书写二千个字。随着笔尖磨秃，字体变粗，由二千字下降到一千五百字左右。我每次灌满墨水后，凭着记录的感觉，觉得笔管里的墨水在一点点下降，耗去笔管中的墨水，好似我小时候使用过的煤油灯一样，煤油也在一点点耗尽，直到油尽灯枯。笔管中的墨水可以用尽，但是我的文思却如泉涌出，连续不断。墨水用尽了可以再灌，文思是用不尽的。生活中令人感动的事物层出不穷，写之不尽，关键要有一双热爱生活的眼睛。

多年来的写作告诉我，只要勤奋读书，只要热爱生活，只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思想的墨汁源源不断，永远用之不尽。直到如今，我仍然坚持每日有所记，将每日见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事物记下来，成文成篇。这些都是当年母亲送给我那一支支钢笔培养出来的。

如今，随着时代的进步，一次性原子笔取代了灌墨水的钢笔。原子笔使用方便，不用经常灌墨水，也不怕笔中的墨水不够用，不怕装在口袋里往出渗墨水，而且价格便宜，人人都用得起。我几乎每两三天就会耗去一支原子笔中的墨水，完后再换一支来写。

尽管这样，我还是喜欢那可以灌墨水的钢笔。前年过生日的时候，太原一位多年的文友知道我的爱好，专门送给我一支“寿字牌”大钢笔。我平时记笔记舍不得用它，只有在写比较重要的文字的时候才灌上墨水使用，使用过后再洗干净笔尖。使用灌墨水的钢笔写下的字迹，保存的时间长，历经多年，字迹不会褪色，不会走样。正是：字迹经风雨，落笔记流年。

朔州方言乡音汇释

●陈永胜

（接10月24日本版）

【开夜车】比喻熬夜：写啥文章呢，还是身体要紧啊，可不能天天~呀。

【开仗】打架：小娃娃们~也算不了个啥。

【开支】①支付，付钱：你这些东西不能给现金，不符合~规定。②开支的费用：咱们厂今年比较困难，得多方面节约~哩。③发工资：听说明儿给人们~呀，真是太及时啦。④领工资：你们等着，我~去，回来就请你们喝一顿。

【揩抹】（揩，音迁，阴平）擦拭：你先把桌子上洒下哩水~干净再说。

Kan

【砍椽】胡说，瞎说：这些人天天围在一起瞎~，也不思谋哩做些挣钱的营生。

【看唱】看戏：明天过会哩，咱们~去哇。/你走不，印几个到南关~呀？

【看门】（看，阴平，下同）看守大门，指门卫人员：我只是个~的，能有个啥权呀？

【看门狗】比喻给他人当奴仆：他要甘心给人家当~哩，我有啥办法啊？

【看田】看守庄稼：如今不缺吃哩嘞，秋天人们也不用~嘞。

【看摊摊】照看地摊：摆地摊虽说费用小，可真受罪哩，别的不说，每天黑夜~就够你喝一壶嘞。

【看娃娃】照看婴幼儿：如今朔州雇个~的阿姨，听说得三四千块哩。

【砍七愣八】头脑不灵活，说话没方向，比喻不精明：你看那个后生~哩，真可怜哩。

【坎儿】坑，比喻关口：今年这个~怕是过不去哩，你得赶快想想法子呀。

【看扁】把圆形、方形等东西视为扁的，比喻被小看或看透了：你早就叫人家~嘞，你莫非今儿才知道？/不是我把你~了，而是你个人不行。

【看病】（看，去声，下同）诊断疾病，治病：我这几天在医院~哩，没法上班。

【看不惯】看不下去，心里讨厌：他那做法我实在~。

【看得起】重视，尊敬：老刘是种地的全手匠，全村人真~哩。

【看漏】看出漏洞，看出破绽：你早叫人家~嘞，哪还有你说话的地方哩。

【看家】订婚前，女方人到男方家里走访、观察：如今住房好多咾，女方~也不过是个样子嘞。

【看人下菜】因来人的不同安排不同的饭菜，比喻势利眼：那个人可会~哩。

【看媳妇】相亲：明儿你~时千万要注意礼貌呀。

【看样儿】（样儿，需连读，音燕儿）看样子，观察：这个青瓷杯~是1980年前后的东西。

Kang

【糠窝窝】用糠蒸出的窝窝头，比喻物体酥松：你这叫啥土坯哩，比~还酥哩，白给我也不要。

【扛】用肩膀承担：朔县过去有个装卸社，往火车皮里运粮食，全是人背肩~哩，他爷爷就做了一辈子这营生。

【扛苦】吃苦耐劳，比喻经久耐用：那后生人正气、力气也大，可~哩。/这是个不锈钢的铁桶，真~哩，够你这辈子用啦。

【扛硬】有力气，能扛起重东西。比喻有能力、有魄力：你可别小看那女人，做啥也真~哩。

【扛下】①顶当，承受：这营生苦重哩，这后生啥也没说就给~来嘞。②顶替，代人受过：这管你啥事呀，你给人家~来做啥哩。

【炕】①北方的土炕。炕生火后就会发热，热到一定程度人便会产生口渴现象。因此，炕引申为渴：叩俩走咾一前夜，也没想起拿壶壶水，真叫~背兴。②烘干，加热：这袜子~干嘞，赶紧穿上哇。

【炕板板】用来盖炕洞的土坯、石板或砖：~还数土基好哩，条砖呀、石板呀都是图省事哩。○也说炕板、炕板子。

【炕洞】土炕里火焰通过的过道：这间窑一夏天没住人，~怕是早叫耗子给捯坏啦。○也叫炕箱。

【炕旮旯】炕的拐角处：你往前坐，~可冷哩。

【炕片片】把山药切成薄片放在火盖上烤熟即可食用的一种食品：我小时候，冬天家里烧着火炉，下学后奶奶常给我们~哩。

【炕头】挨近锅灶的炕上，与“后炕”相对：我睡惯床嘞，~一下也不能睡嘞，一睡就牙疼哩。

【炕围画】在室内围墙上画的装饰画：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朔县一带的~可时兴哩。

【炕沿】土炕外墙顶端的横木板：原平那面的~有一尺宽，坐上去稳沓沓哩真好哩，咱朔县的~一般的三四寸宽，不知是谁给发明哩，至今如此。

【炕桌】专供炕上摆放使用的桌子，一般是一尺来高，可大可小。

Kao

【考砸】考试没考好、没达到预期：这门英语可~嘞，麻烦死人嘞。

【烤火】靠近火源取暖：元宵节街上哩旺火除去照明，还能~哩，更主要的是它有美好的寓意，是千家万户的吉祥物。

【犒劳】用好吃的东西慰劳：这两天你们弟兄几个可受痛啦，妈明儿得~你们一顿油炸糕呀！

【靠边站】往边头站，比喻被查办撤职，不再管事了：听说那女人早就~嘞，至今还瞒人哩。

【靠不正】依靠不住：反正也是个~，我溜舔他做啥呀！

【靠屁吹火】比喻依靠的人或采取的办法不起作用。

【靠天吃饭】比喻农民依靠自然条件种地，缺乏必要的保障：如今不少~的农村实行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产量提高了不少。

【靠相】有可以依靠的人：听说那女人可有~哩。○也说靠山、靠头。

【靠正】依靠，挨住：你~我，小心跌倒哩。

【靠准】一定，肯定：我那本《红日》~是他拿走嘞，可人家不承认，咱也没办法呀。

Ke

【坷垃】（坷，入声，下同）体积小的土块或煤块：这地~打蛋哩咋下种呀？/买咾一车~炭，虽说不及大炭耐烧，可也不用打炭嘞，我妈烧火可省事嘞。

【坷撩】表面粘贴得不平整、不和实，出现卷边现象：你这幅字裱哩~马趴，花咾多少钱？拿回去让他们给重裱一下哇。

【坷梁凹勺】土地不平整。形容饭菜质量差，吃在肚里不舒服：这顿饭吃哩人~哩，明儿咱干脆到街上吃哇。

【苛刻】（可，上声）刻薄：那人太~嘞，你没遇过事大概不知道。

【科班】（科，音阔，上声）旧时招收儿童学习戏剧的教学组织。也比喻正规的学校：人家老李是~出身，可不像咱几个是“土八路”呀。

【磕】（磕，入声，下同）①碰，撞：这筐鸡蛋咋就~在了电杆上？不知坏咾多少？②敲掉，打掉：鞋拔上黄泥满嘞，赶紧出去~打~打哇。

【磕磕绊绊】磕碰，羁绊。形容不顺当、不顺心：人来世上，~哩事不稀罕，哪能一帆风顺哩？

【磕牙拌嘴】比喻发生争执和分歧：那两个人一日天~哩不安生，可又一天也离不开。

【瞌睡马趴】没有睡醒的样子：你~哩咋才来呀？

【可得】（可，入声）必须得，千万要：你也知道，如今娶个媳妇不容易哩，你~和人家好好过哩。（未完待续）

穿过杀虎口的风声

写到杀虎口
狼烟掠尽，风沙止步、风声没落
卧听尘埃徐徐下落
盖住急急的马蹄声
压不住的嘶鸣还是透壁而过

史籍煌煌，流水汤汤
两千年的等待够不够
漫漫的回声，湮没在杀虎口之外
晨雾跋山涉水而来抚慰着过往尘烟
千年的奔赴不分种族姓氏

十二月的冻土渐渐消融
打开缺口的记忆
流沙过后的天空日渐晴朗
杀虎口重新摆好站立的姿势

远远地听风诉说：
平遥古城墙上镖师们的灵魂呐喊
我回来啦，回来啦！
是的，我们回来啦
北去的驼旅，南归的雁行
重新聚集在西口
等待一种号令
以一种崭新的态势接纳光阴检阅
世纪交融的明月依然高悬在杀虎口之上

西口，我的梦

紫塞玉林，关衢通坦
秣马厉兵，粮草丰盈
备好纸笔砚墨
我想再一次出征
带着我的驼队，牵着我的马匹

一壶老酒压住西去的寒
烽火楼台望
铁扇堡的炊烟已点燃
杀虎口的关隘已畅通
青石板，广义桥
平集堡的回声嘈嘈切切

那些猎猎征程的将士
来来往往的商旅
西口回望的相思人
早已故土安居

让我们把那些长矛、盾甲，
兵器一一安置
让我们举杯践行
西去阳关的故人齐聚
红色的精神指引
绿色的方阵压后
西口圆一个色彩绚丽的艺术梦

西口故人

西风，如岁月的旧刀割破时光的幕布
吹过西口古道那蜿蜒的辙痕
像是大地袒露的、隐秘的脉络
黄尘漫漫驮着历史的沉重
商旅的驼队早已走远
驼铃声声回荡似是不甘被岁月尘封的梦

古老的驿站孤独挺立
斑驳的墙壁守着过往叹息旅人
疲惫的鼾声隐隐回响
怀揣希望而奔赴未知的商旅
脚下是一路颠簸的路程

哥哥你走西口
妹妹眼泪流到心间里
枯树枝桠无声指问苍穹
哥哥你何时归
杀虎口落雁 只顾别离不问归期
古道的故事早已随风

脚下的每一寸泥土都浸透了祖辈的汗与泪
走西口的背影成群结队
是为生活踏出的无畏轨迹
西口古道在静静聆听
时光的足音从未停止
吟唱岁月的长河奔腾不息
而它依旧沉默地延续

从指尖滑动到纸页翻动

●陈国昀

一座城，为什么能有持久的魅力？不是靠GDP，也不是凭高楼大厦，而是文化。

文化是一座城的灵魂，它赋予地方独一无二的性格，像空气一样渗透在烟火气中。文化具有强大的“向心力”，能把人们紧紧联结在一起。

在当代，文化早已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力。文化催生文旅产业、创意设计、文化IP等新业态。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地方，往往能吸引艺术家和创业者聚集。相比一次性资源，文化是取之不尽、越用越亮的资产，在传承中不断增值。

一个没有文化的城市，只剩下钢筋水泥的躯壳。

读书是实实在在的文化生活方式，让日子有滋味，让人不再是简单活着，而是体验许多人的生活。

看到那些每天盯着手机的年轻人，心里有一种深深的忧虑。大好时光消耗在碎片化的滑动中，看上去在学习，其实不成体系，没有深度。

他们失去通过深度阅读构建完整知识体系的途径，丢掉了在纸页间沉思的耐心，盲从于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娱乐。

有时间为什么不去博物馆、图书馆深化知识？为什么不拿起书籍系统学习？

有些画面我们能经常看到。一家人吃饭，孩子拿着手机玩游戏，爸爸划拉着短视频，妈妈刷着朋友圈。饭菜端上来了，各看各的屏，各吃各的饭。爷爷奶奶想和晚辈聊几句，可他们一手拿手机，一手握筷子，只是“嗯、嗯”几声，一顿饭吃完，没说过几句话。

估计，现在十家有八家是这幅光景。

好像在忙着学什么、看什么，可过后自己也不知道学到了什么。

第二十二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成年国民人均每天数字化媒介接触时长超三小时，传统纸质媒介阅读时长仅半小时，近八成的人通过手机阅读。

阅读呈现浅表化、碎片化、娱乐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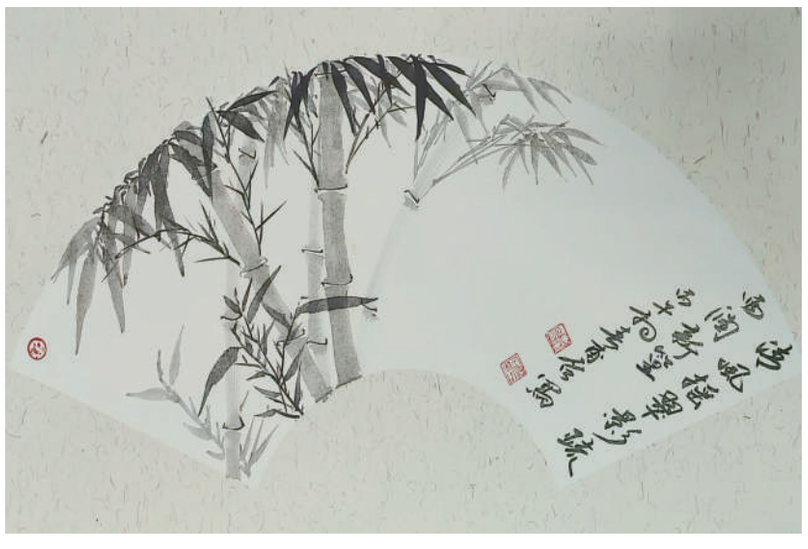
有研究指出，长期依赖碎片化阅读和短视频刺激，会导致青少年注意力持续时间缩短，深度思考能力下降。每天刷到的信息，是零散的被算法喂养的。就像看一地五颜六色的鸡毛，每一根都真实存在，但拼不成一只完整的鸡。

一个民族的阅读深度，决定了这个民族的精神高度。《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已经实施，全民阅读从倡导变成了制度。当制度框架搭建起来之后，需要有切实可行的路径。

时代的进步，生活质量的提升，其中之一要看市民的书单。社会发展需要经济和文化双轮驱动。全民阅读的核心是有多少人养成了读书的习惯，有多少人从阅读中获得了的滋养。在推进书香社会建设中，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养，让每一个人通过阅读赓续文化血脉。

桑干河

投稿邮箱：szrbfk@126.com



彭甫召 作